



# 國家權力、人權與原住民族\*

張炎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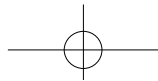
我今天主要談的是國家權力、人權與原住民族的相關問題。剛剛原住民族委員會浦忠成副主委談到，他們最近幾年來從事原住民族的口述歷史和神話傳說等等調查工作，其中委託臺灣綜合研究院負責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的調查工作，經費雖然不多，但我相信這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重建，一定會做出貢獻，影響日後的學術研究以及重建原住民的歷史地位和現在地位，所以今天我所要談的就是這樣的想法。

我想要說明原住民族面臨國家權力壓迫時，到底如何因應，以及在當今第三代人權的普世價值之下，原住民族應該怎樣去面對漢人和更大的外來勢力的挑戰。最近高中歷史教科書臺灣史課程引起很大爭議，這些爭議都是由漢人提出，希望臺灣史能夠正式成為一冊，還原臺灣歷史的真相，讓後代子孫能夠瞭解這塊土地上人民奮鬥的成果。這種主張雖然引起大中國意識者的抗議，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發展來看，這是十多年來臺灣政治社會民主化之後，自我反省的表現，即「臺灣到底是什麼」、「臺灣人是什麼」、「臺灣社會是什麼」的反思。歷史教科書中，臺灣史獨自成冊，是民主化成果的現象而已。其實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漢人社會，原住民也產生這樣的運動。

.....

\* 2004 年 11 月 23 日「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 國史館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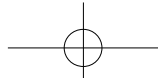


●張炎憲館長

自 1984 年原住民菁英發覺原住民處境遠遠不如漢人，所以組成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要求社會應該公平對待原住民，呼籲政府應該改變原住民族政策，因此提出土地權、正名權、自治權等主張，並發表原住民權利宣言，發起打破吳鳳神話的行動。這些在 1980 年代提出的運動訴求，逐漸獲得政府的回應，而付諸實現。

1994 年政府召開第三次修憲，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族。1996 年行政院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1997 年修憲時，將原住民正名為原住民族，並納入原住民族土地權條款。原住民族從此成為臺灣島內共同使用的名稱，不再有人反對。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之後，迄今已有 12 個族納入原住民族，將來可能還會增加。雅美族也正名為達悟族，原住民也和漢人一樣，希望透過正名還給她們應有的地位。

原住民運動與漢人的運動是一樣的，都是被壓迫的臺灣民眾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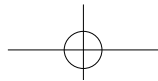
破國民黨壓制的運動。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1980 年代黨外雜誌盛行，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除戒嚴，至 1990 年代六次修憲，這些運動都是被壓迫的臺灣民眾要求改革，要求享有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等權益的運動。在這些運動中，原住民也與漢人一起來運動，所以我認為這些運動是整個臺灣的運動，不分族群，不分漢人和原住民，在 1980 年代以後所展開身分地位認同的運動。這些運動已成為改變臺灣的最大力量。這些運動所帶來的改變不只是漢人，也包括原住民。

如果以此觀點來看，我認為國家權力壓制的不只是漢人，也包括原住民。原住民遷移來到臺灣已經是久遠的事了，可能在六、七千年前遷至臺灣。同時，根據考古學上的發現，在原住民來臺之前，已有人類在臺灣生活過。在原住民社會，原住民只認同部落，部落之間產生對抗與戰爭。

17 世紀，荷蘭、西班牙占領臺灣以後，歐洲力量進入臺灣，漢人也陸續移墾臺灣，這對原住民帶來很大的傷害。荷蘭對西拉雅族，西班牙對凱達格蘭族，不只帶來鎮壓與破壞，也改變平埔族的社會文化。我認為從 1624 年以後到 1874 年，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和大清帝國等公權力進入臺灣，對付原住民時，採取分化、圍堵等等政策，但因主要對象是平埔族，所以平埔族在這段時期加速文化崩解和漢化。漢化的意思是指從生番、化番、熟番至同化成漢人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平埔族慢慢喪失她們對自己族群、歷史文化的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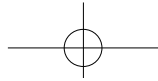
1874 年是個大變局，牡丹社事件促使大清帝國改變對臺灣的政策。清廷想要有效控制臺灣，實行開山撫番，公權力是伸張了，漢人勢力範圍也擴張了，但對原住民卻是種壓迫，帶給原住民極大的改變。吳光亮開鑿越過中央山脈到花蓮的通路，而發生今天要報告的像大港口事件、加禮宛事件等問題。最初東部臺灣並沒有受到國家權力的干擾，原住民可以以自己的社會規範來生存，但是開山撫番之後，國家權力進入東部臺灣，影響東部的改變，也影響臺灣的改變。1874





年以後，公權力開始進入原住民地區，原住民部落也開始面臨國家權力的問題。早期在 17 世紀的時候，部落曾經面對荷蘭、西班牙的入侵，但不久荷蘭、西班牙離開臺灣，並沒有遺留深遠的影響。大清帝國統治臺灣二百多年，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統治機構，當其勢力進入西部丘陵山脈地區或東部臺灣時，原住民部落遭遇國家權力，當然不是國家權力的對手。國家權力高高在上，部落沒有辦法挑戰國家權力，所以逐漸地一個接著一個被鎮壓。約二十年之後，1895 年清政府也因敗戰而離開臺灣。

1895 年日本占領臺灣之後，起初是鎮壓漢人的反抗，等到鎮壓漢人反抗之後，就對原住民採取鎮壓的行動，欲圖完全控制臺灣，將其公權力貫徹至臺灣各地。佐久間左馬太擔任臺灣總督的時候，開始展開鎮壓原住民的行動，經過多次派兵鎮壓，才將原住民力量瓦解。今天很多人的討論主題都是在這個階段裡發生的反抗日軍的事件。透過這些鎮壓行動，日本勢力才滲透入中央山脈，控制原住民地區，且設定範圍，保留原住民生存地區。並成立太平山林場、阿里山林場、八仙山林場等三大林場。日本控制山地資源之後，改變了原住民地區的社會文化。原住民本來是反抗日本侵入山區的，也慢慢學習日本語言和文化。日本文化進入原住民地區，使得原住民也慢慢日本化了。在此次研討會也討論到這個問題，如高砂義勇隊就是屬於這個問題。1941 年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之後，為了填補兵員的不足，先在臺灣實施自願兵，原住民的自願兵稱之為高砂族義勇隊。原住民參加之後，就被派到東南亞去打仗，因為原住民擅長叢林戰爭，日軍常以原住民做為戰場的先鋒部隊。原住民的驍勇善戰及其日本精神可以在李光輝的事件上看到。1970 年代阿美族人李光輝在印尼被發現，日本戰敗已過三十年，李光輝還不曉得日本已無條件投降，還以為聖戰還在繼續，要為天皇戰死玉碎才可以，日本人都已離散不見了，他還要死守戰地，等待美軍前來決一死戰，卻始終看不到美軍，後來被發現，遣送回臺灣。這事件表示原住民受到日本教育之後，也受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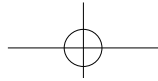


文化的影響。日本為了大東亞戰爭的需要，曾渲染原住民少女與日本人老師之間的感情，此即為沙鷺之鐘的故事。在泰雅族部落教書的日本老師被徵調當兵，泰雅族少女為了替老師送行，走過浮橋時，遇到洪水，掉入水中，被流水淹沒。這故事非常優美淒涼，日本卻以此凸顯原住民皇民化的圖像。其實日本人是透過國家權力，以警察力量，控制原住民，改變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同。

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後，不久發生 228 事件，阿里山鄒族高一生派族人下山到嘉義，協助嘉義的治安，而跟國民黨軍隊對抗。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以後，加強對臺灣的控制，實施中國化教育，在 1952 年逮捕高一生及湯守仁等原住民領導菁英，在 1954 年槍決。因為他們想要追求原住民的自治權利，組織原住民青年，而被國民黨逮捕，即「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政治案件。國民黨對於原住民也一樣，收編原住民，強調中國語政策，改變原住民的生活，實施遷村，縮小原住民的保留區，從 3 千萬公頃縮到 24 萬公頃，實施原住民入山的檢查，將原住民的姓名改成漢人姓名等等。國民黨的政策使得原住民的社會結構到心靈、歷史文化的認同都改變了，使得原住民逐漸中國化，認為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一個族群，喪失原住民的神話傳說及歷史文化感。國民黨政策與日本人是一樣的，只是一個是日本人化，一個是中國人化而已。吳鳳的神話也在國民黨時代愈演愈誇張。在日本時代已經製造出神話，到國民黨時代被編入教科書，成為殺身成仁取義的典範。殺身成仁即表示要以自己的生命感化鄒族不要再出草殺漢人，藉此污名化鄒族的出草行為。在污名化的過程中，原住民感覺自己卑微，比漢人低一等，逐漸不敢認同自己是原住民。這樣的教化是要改造原住民成為漢人，學習漢人的思想。

在整個國家權力進入原住民地區以後，不管 17 世紀的荷蘭、西班牙、鄭家，或者大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其實都一樣，都是以國家權力侵入原住民地區，破壞改變原住民的生存空間。

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想法，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有很多問題的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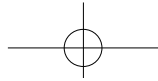
在，如鄒族與布農族、賽夏族與泰雅族、部落與部落之間也有很多問題，但是這屬於原住民自己的內部問題，或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問題。

漢人進入臺灣以後，帶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糾葛，平埔族首先漢化。日本統治時代以後，漢人慢慢接觸到原住民，到現在漢人已經滲透進入了。國家公權力統治臺灣的時候，不僅是統治漢人所生存的空間，也要統治原住民所生存的空間。原住民所面對的是漢人的優勢文化和國家公權力的壓制。在這種雙重壓制之下，原住民到底怎麼辦，我想這是目前原住民所面對的很嚴肅的問題。

1980年代之後，原住民運動產生，提出還我姓名、還我土地、還我自治的主張。他們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歷史文化、找尋他們自己的根、找回自己的傳承，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給下一代。原住民運動也引起很多漢人的支援，經 1990 年代民主化的成果，很多不同聲音都浮上檯面，原住民運動也獲得社會的迴響。

原住民委員會在 1996 年成立，1999 年，民進黨提出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伙伴關係。這是要突破國民黨時代的政治思維和漢人中心主義的優越感，建立族群與族群之間公義和平合理的關係。所以有幾方面是今後要解決的問題。

1980 年代以後，第三代人權的主張不只是要求參政權和社會權而已，而是要教育文化權。所謂教育文化權就是說原住民不只有土地權、社會權、財產權，更要有教育文化權、傳播權等等。有自己的教育文化權，才能建立自己的傳承，而不受外族的左右干涉。第三代人權的普世價值，在臺灣已逐漸被接受。族群融合是目前常被提起的訴求，但族群要怎麼樣融合？族群融合絕不是施捨、同情或憐憫，族群融合應該建立在每個族群的自尊自榮之上，自尊是出自內心，而不是外在的給予。原住民自己要有自尊，這自尊是對歷史文化的自尊、對自己部落的自尊及對未來遠景追求的自尊。這樣的自尊必須建立在原住民自己站立起來，這才有可能達到多元族群



的平等對待以及多元族群文化的尊重，否則只是流於口號、流於形式而已。形式上的自由民主，是無法解決原住民的問題，也無法解決臺灣的族群問題。所以族群問題的解決應該建立在相互之間的信賴與尊重。

漢人中心主義和國民黨所要建構的國族主義需要去除。沒有破除黨國體制、國族主義和漢人中心主義，就沒有辦法以平等心對待原住民。原住民也應該跳脫國族的建構，建立自己族群的歷史文化。建立在這種理念上，臺灣才可能真正建立多元族群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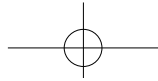
原住民正面臨歷史文化傳承的斷裂，母語慢慢流失，年輕一代不太清楚祖先的神話傳說和歷史，逐漸失去自己的歷史記憶，而患上歷史失憶症。我想福佬人、客家人也一樣，在國民黨大中國意識的教育之下，母語流失是臺灣各族群共同的現象。母語重建已成為臺灣很重要的工作。原住民的母語重建也很重要，重建母語我們才會對土地、歷史產生感情。在母語重建裡，原住民的歷史文化才可能傳承下去。這要靠原住民青年站起來，記述自己的神話傳說、文學等等，而不是依賴漢人來做。因為漢人的記載難免會帶有漢人的色彩，原住民應該自己培養自己的人才，回到部落，深入部落，落實紮根，將自己的歷史文化記錄下來，歷史文化傳承才有辦法延續。

這道理跟漢人一樣，我身為福佬人，認為代代傳承才會對臺灣產生感情。面對國民黨過去不重視臺灣的教育，我們要不分漢人和原住民共同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

我認為要建立臺灣的主體性，不是只為了建立漢人主體性，而是凡在臺灣土地上生存奮鬥過的族群都需要建立，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臺灣的主體性。當每個時代每個族群所留下的歷史文化轉變成為臺灣歷史文化共有的成分，這才能達到共享共榮，才對得起早期遷移來臺的族群和現今的住民。

在族群互動過程中，原住民的主體性到底如何建立，我認為要建立原住民的主體性，政府的政策要改變，統治者心態要去除，漢人中





心主義要破除，教科書要修訂，同時原住民自己也要改變。原住民如果還在自嘆自怨，面對漢人的優勢和政府的政策，不敢起來抗議，就沒有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原住民主體性也就沒有辦法建立。

歷史變遷是活生生的，每個民族都需要面臨外來文化的挑戰。原住民不只要面對漢人，更需面對日本、美國、歐洲文化的挑戰，漢人也一樣，需面對外來文化的挑戰。面對外來強勢文化的挑戰，到底該怎麼辦？文化有所傳承也有創新，不可能是一成不變。我們要生存下去，一定要吸收外來文化。吸收外來文化時更要建立本土文化，沒有建立自己文化的特色，外來文化會淹沒我們。瞭解自己的歷史文化，面對外來的挑戰，展望未來，我們才有可能突破困境，走向美好的未來。

我認為 1990 年代以後，臺灣處於重大歷史變動的時期，漢人和原住民都一樣面臨變動。這變動的時代對臺灣來說是很好的時代，使臺灣人開始反思追問自己到底是什麼。原住民的口述歷史和田野調查是很重要的工作，是促使原住民反思自己的機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能夠支持這樣的計畫，委託臺綜院去做，並結合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實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我認為原住民的口述歷史訪問，一定要站在原住民的主體性重新思考。不同的歷史解釋和不同的文化思考互相溝通，臺灣才會成為多族群、多文化共存的地區。我認為這才是臺灣最好的願景，每個族群都享有獨特的文化，但彼此之間能互相欣賞，互相尊重。如此我相信，我們可以建設臺灣成為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